人生智慧

载得明月满船

■郁建民 文

我国的垂钓历史源远流长。

钓鱼起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活动,在《诗经·季风》中就有“籊籊竹竿,以钓于淇”的诗句。

的确,一竿一线,一处水湾,便可令垂钓者投入无人之境,享受沉静自适的精神之乐。

读到“蓬头稚子学垂纶,侧坐莓苔草映身”,便忍不住想去垂钓。唐代田园山水诗派代表诗人之一储光羲的《钓鱼湾》是一首春钓诗:“垂钓绿湾春,春深杏花乱。潭清疑水浅,荷动知鱼散。日暮待情人,维舟绿杨岸。”令人悠然神往。

晚唐张志和的《渔父歌》“西寨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早春三月,始暖乍寒,大地复苏,绿风柳叶摇。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岸边的杨柳,细细长长的、瘦瘦绿绿的柳条软软地低垂着头,默默地注视着水面,努力向下伸展着、探寻着、触摸着水面的温度。垂钓者坐在岸边,远处房隐隐,眼前水悠悠,执着一竿青竹,无鱼也是诗了。

让我悟得最深最透的则是唐朝的船子和尚,他在《钓鱼偈》中写道:“千尺丝纶直下垂,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,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深夜钓鱼可谓痴矣,空船而归可谓呆矣,但是看过世事之后,纵鱼不食,犹能载得明月满船,这不是最大的收获么?

夏日,我尤其喜欢夜钓。在静悄悄的河岸,选好了垂钓的水域,首先把鱼桩插入靠近河水的地方,将鱼竿牢牢地斜插在河岸上。然后把鱼竿上的鱼线用力拉下使鱼竿弯成弓形,接着将鱼线轻轻卡在鱼桩梢子上,最后将鱼钩穿上蚯蚓或其他诱饵坠入河底……朦胧中听到远处农舍传来鸡鸣声,此时不由得两眼一睁:“哟!”东方已呈现出一片鱼肚白。

此情此景,妙极了!

赵孟頫《渔歌子》当推佳作:“渺渺烟波一叶舟,西风木落五湖秋。盟鸥鹭,傲王侯,管甚鲈鱼不上钩。”尽显士大夫的清高孤傲。跟水中那些挑剔、狡猾的家伙斗智斗勇,就如同是在棋盘上征战……

正值秋高气爽,约二三钓友,收拾鱼竿、饵料,驱车出发,觅得一鱼塘,找一水草丰茂之处,试竿,深度适宜,撒下诱饵,略等5分钟,在鱼钩上放食,将钩抛入诱饵处,等着鱼儿来上钩。

到了三九寒冬季节,我以为冬钓的乐趣并不是鱼获多少,而在于不畏严寒的勇气,在于钓友们密切配合和相互关爱的温暖感觉。于凛冽的寒风中,手持渔竿寂然静坐,会产生一种与天地合一的感觉。

还记得柳宗元那首《江雪》吗?描写了冬钓的严酷天气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”然而恰恰有识得这般天气妙处的钓者,让自己进了诗里。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千古一吟,竟成了冬钓者的最高境界。

回家的路上,钓友有说有笑,兴致勃勃地大谈特谈冬钓的乐趣。

垂钓是一种快乐的体验,是一种意志的磨砺,是一种豪情的释放,更是一种如诗如画的意象。无怪乎众多文人墨客乐此不疲,并留下大量脍炙人口、情趣盎然的垂钓诗篇,其中诗味,让人反复细嚼。

最是怡情的垂钓诗,“朝日敛红烟,垂竿向绿川。人疑天上坐,鱼似镜中悬。”我和钓友无拘无束地垂钓于河水之间……思绪天马行空。

滴水湖 ■ 陈明松

生活故事

停电

■耿勇 文

入夏高温,城里居家过日子,心有一怕,怕停电。老赵一早下楼倒垃圾,便被大楼门厅玻璃门上贴的一张通告吓得不轻。

通告简明扼要,内容如下:因接到通知,供电系统检查线路的需要,明天停电,时间从6点至17点止。请各家提前作好准备。

与老赵一样,居民们一看,人人面色阴沉,心生惶惶,嘟嘟囔囔表示不满,可也没招,维修需要。回家赶紧查看手机,关注明天的天气。晴,最高气温35度。

高温,没电难熬。

要停电一天,老赵第一个反应就是给居住一个小区、已退休的健身打乒乓的微信群,也发了一条通告,提醒各位球友,考虑明天停电,打不了乒乓球,故临时改变打一天休一天的原则,今天下午“连续作战”,有愿者,请老时间乒乓场见。结果,球友纷纷响应,一个不落。

那天打球还是老套路,先练几下,然后“实战化”。只是聊天内容有了些变化,增加现实的迫在眉睫的话题,那就是如何安排好明天的生活。老陈说,明天儿子和媳妇上班,自己和老伴准备逛商场,反正五角场商圈多,条件好,冷气足,既赏心悦目,又能悠闲地打发时光。中午餐厅点几个菜,来点啤酒,老两口也难得潇洒一回。

老林说,去图书馆,杨浦图书馆古色古香,环境优雅漂亮,平时无暇顾及。正好停电,与老伴一起去,翻翻报纸看看书,既休闲又惬意。中午吃饭也简单,离馆不远,有家面馆,陕西面做得挺地道。老林两口是老陕岐山人,离开黄土高坡,参军来沪四十多年,还是忘不了“哨子面”,停电去图书馆,还是念着“这一口”。

如何安排明天的日子,老赵比他俩要复杂些。儿子读博,在家写论文。老赵没事看些杂书,写些小文章投投稿。妻子做家务之余,喜欢没事翻看手机。整个暑假不管有没有疫情,全家通常不外出,在家尽享空调带来的那份凉爽。一下子白天没电,生活仿佛有些乱了分寸。

下午打球回来,老赵先忙着从沙发底下,把多年不用的凉席,找出来抖落灰尘,擦净,放在阳台上晾干,以备明晨停电,马上“换装”。因用电炉,没装煤气炉,明天饭菜是不可能做了,妻子晚饭后,便做了一些南瓜饼,煮好鸡蛋,作为明天的早餐,中餐准备外卖。临睡觉前,还不忘给冰箱贴上了封条,尽可能让冰箱里的冷气,发挥作用时间延长一些。

停水停电常常是一对“孪生兄弟”,老赵一想到停电,又联想到停水,虽然小区水泵房,有小型发电机,但为以防万一,想想还是晚上把衣服洗好,洗碗机把碗筷洗净,把能蓄水的器物,蓄上水再说。又从书柜旮旯,把已闲置多年,外出旅游时买的纸折扇找出来,一个房间放一把。妻子见此,觉得老赵赶不上趟,有些“土”。她把网上购买的小型塑料电风扇,充足电,一个床边放一个。老赵有些不信,打开开关试试,果然,把它往脸前一凑,风力不小,又不用手摇,又不怕断电,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。老赵心想,还是老伴新潮。

该想到的都想到了,该准备的也准备了。如临大敌般等停电,平时睡得安稳踏实的老赵,或因心中有事,怕自己更担心妻儿被热醒,凌晨五点便醒,一时半会无睡意难入眠,便活动健身,有些微汗,趁未停电前,抓紧洗个澡,然后随手开灯试试,还有电,于是打了个哈欠,困倦来袭,往床上一躺,算是在半梦半醒之间,静等停电。

果然,停电准时来临,空调停了,过了一会,有了闷热感,他懒洋洋起床,把平台的窗户打开,让凉爽的晨风进屋,此时心里反倒平静,该来的总会来,此时的他,好像多少有一点如约而至的快感。无意识地在各屋转了几圈,突闻门铃清脆响了一下,微波炉的显示屏上又显示出数据,这就是来电的提示。

一开灯,果然有电。

这算是停过电了?窗外树上的小鸟,仍旧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往日总觉鸟鸣似晨曲,欢快动听,如今仿佛乱了乐谱,让人有些烦躁。

老赵打开空调,倒头便睡。上午9点起床,咦,空调冷风尽吹,“电”未曾离去,仍旧相随相伴,顿时幸福感,满足感油然而生。

晚饭后,老赵两口子准备去散步,在楼下遇到楼下老薛两口子,闲聊两句才知,他老两口,准备得那才叫充分,因为怕停电,日子不好过,昨晚便投奔亲属去“避难”。得知总共停电约10分钟,大家不禁哑然失笑。

意犹未尽

挣一分是一分

■王福友 文

端午时节,天亮得早,4点钟的时候,天就麻麻亮了。先是父亲起床开门的声音,继而是他大声咳嗽的声音。听着动静,我睡不着,也一骨碌爬起来。

“你起来这么早干么事?”父亲见我起来,嗔怪道。“我跟你上街去,顺便买些菜回来。”“这么早能买到什么菜?你这小伢子真是的!”我晓得,父亲本意是想让我多睡一会儿。

我已是丢了五十讲六十的人,想不到在父亲眼里还是个“小伢子”,想到这里,我心里既觉好笑又不免生出些许感触:人啊,不管你多大,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孩子。

今天是端午节,前天下午,我和父亲花了两个多小时,从七八棵灰子(李子的改良品种)树上采摘下五六十斤灰子,想趁今天过节,拉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。听父亲讲,前几天菜场就有卖新上市的灰子了,每斤5元,在乡下能卖到这个价,算是相当不错了。

等洗漱好,我和父亲架好板车,将两只装着灰子的菜篮子搬到板车上,拉起来往近两公里远的镇上赶。

87岁的父亲早已不再健步如飞,每向前迈一步都有些迟缓。我尽量放慢脚步,但走一段就要停下来等他一会儿。我们除了偶尔讲几句话外,没有太多的交谈。即使是这寥寥的几句,也是我问的多,父亲只是被动地回答。

5点钟不到,我和父亲赶到了菜场。此时,不大的菜场,所有的摊位似乎都被摊贩们占据了。除了平常卖肉类、水产类、家禽类和各类蔬菜的外,还有各家早点店,各家农药、种子店,各家豆腐店、杂货铺子等。卖各种时令瓜果的,大都没有固定摊位。父亲前两天摆卖桃子的摊位,已被一位卖艾草的妇女占据。父亲明显着急起来,嘴里喃喃着。他可能根本没料到,今天过节,这些来上集卖东西的人,都起得这么早。

父亲在菜场转来转去,这里张张,那里望望。我心里也急,可我已在外将近20年,刚从外地回来才几天,故乡对于我来讲,无异于异乡,在这个菜场里也遇不到几个熟识的人。眼看着父亲束手无策,我也是干着急。

最后,父亲硬着头皮凑到一个卖艾草的70多岁的老头面前,低声下气地跟他商量着,让他稍微挪一挪、挤一挤,腾出一小块空地来。好在,那老人并没拒绝,我紧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。

父亲向我招招手,示意我把车拉过去。从板车上卸下两只篮子,将板车停放在一旁的台子边,父亲刚放开一只小马扎坐下,他身后的一家早点店的老板就走过来,让我们把板车拖走,说挡住了进他店的顾客的路。

我一边担心将板车停放得太远,一不留神被别人拖走;一边用眼睛在菜场里扫了半天,也找不到一块可以停放板车的地方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父亲看看板车两头都留有过道,并不太碍事,就对我讲,要管他(意思不要理他)。庆幸的是,那老板态度也不是很坚决。

安顿好父亲,我怕等一会赶集的人多,来买灰子的人也多,他会顾不上吃早饭,就想去给他买些早点来。问他想吃什么,他让我不要买,等一会饿了他自己会买。“等一会人一多,你一忙,哪有时间买呢?”再问,他又讲,卖点心的多,随便什么都中。

买来早点,父亲接过去,走到刚才给他挪位子的那个老人跟前,让他也吃点。那人推辞不要,父亲便大声相让。父亲这辈子在心里总是认定一个理,得人半点好处,也要以礼相还。

我因还要去买些菜,回家相帮母亲烧中饭,就先走了。

太阳高悬空中,天闷热得很,稍一动就出汗。9点多的时候,父亲赤头红脸,拖着板车回来了。板车上的两只菜篮里是剩下的灰子,凑起来大概有一半没卖掉。

按讲今天上街的人不会少,怎么才卖了这么点?父亲叹气:“哎呀!不好卖,才卖了30块钱!”

这就是说,我和父亲昨天下午顶着烈日,忍受蚊蝇骚扰、蠓虫叮咬,忙活了两个多小时,今天两人又起了个大早,跑那么远的路,父亲再在菜场守了几个小时,就换回这点钞票?

我打心底里为父亲感到不值。多少年了,我们做子女的担心父母年事已高,不能再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,早就不让他们种这种那。可父亲就是不服老,在家中这也兴点那也种点,累得腰长气短,却不成个钱。乡下人,真是一颗汗珠摔八瓣,哪一分钱来得容易啊?

我想和父亲把这笔账好好算一算,从春上剪枝、疏果,到除草、施肥、打药,再到采摘、售卖,不说人工,不说辛劳,连本钱恐怕都收不回来。

可父亲自有他的道理:30块钱也是钱,你不动,哪个白给你30块钱?趁我现在还能动,挣一分是一分。我们在家多挣一分钱,你们就少一分钱负担。再讲,多动动也好,歇着身上反而难受。

我晓得,我说服不了父亲,只好由着他,只要他能从劳动中找到些许乐趣就好。可到底还是心疼,多想他和母亲在家中,能把日子过得轻松些,再轻松些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